

## 第十回 才貌美兒女議聯姻

詞云：

芙蓉粉面，香奩白雪，誰不願成雙。若沒金針，不將線引，怎繡出鴛鴦。

良媒惜貌憐才想，恐怕不相當。這頭撮合，那頭攢湊，費盡熱心腸。

——《少年游》

話說宋古玉帶著兒子來，坐在裴給事館中，裴夫人知宋古玉是賀知府的舅子，供給飲食，更加豐潔。宋古玉甚是快活，又因妻女有賀知府照管，更不分心，每日只以教書為事。又見裴公子人物清俊，性情聰慧，資質還在兒子之上。又知他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俱已讀過。故不復叫他誦讀古書，每日只與三人細細講解經書之義，並教他讀些時藝。期定三、六、九學做文章，每日講解經書。講解到入微之處，裴鬆聽了，直喜得心花俱開，因贊歎道：「門生一向讀書，俱是面牆。今日蒙尊師指點，方知經書中之妙理，有如許精深，令弟子一片頑石，竟生九竅矣。終身受用，皆尊師造就，感何能言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讀書貴乎能悟入，做文妙在有生情，讀書若不能悟入，便活虎生龍，皆成土木。做文若有生情，則落花流水盡是文章。指點須要機鋒，領受必須宿慧。賢契聞言，即能感悟，大有宿慧，由此潛心理會，則見解自高人一步，做文自出人一頭，而取科甲如拾芥矣。」

裴鬆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因敬宋古玉如神明，每對母親說道：「孩兒進蒙宋先生啟迪，方窺見讀書作文的徑路，十分有益。若還守著常先生，便蒙觀瞎讀，不痛不癢，終身誤盡矣。」裴夫人見兒子讀書有得，甚是歡喜，因又問道：「宋先生的兒子與你同年，他讀書做文，比你何如？」

裴鬆道：「宋玉風與我不同。他因幼兒就隨著父親讀書，走的是一條直路。故出口皆有理致，下筆並不支離，不似孩兒自幼即父親見背，雖蒙母親斷機之誨，妹妹詠雪相資，然終屬家庭私學，實未聞聖賢大道。及從常先生，又一味糊塗。直至今日，方才得遇明師，怎生及得宋玉風來？況宋玉風天資又高，孩兒又所聞不過理會，他所聞竟能理會於所聞之外。因他穎悟，連孩兒都帶得有些想頭，真是孩兒的益友。」

裴夫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宋先生的令郎，如此聰明，學問上長。我兒你有了如此的明師，又有如此的益友，不愁學業不成矣。你若能繼得父親的書香一脈，便是裴門之大幸了。我想宋先生既如此高才博學，豈可失禮於他。他父子雖在此供給，他令政與令愛，自山東到此，沒有個不請不會之理。」

裴鬆道：「母親這一想，甚是有理。既要請他，便遲不得了，就是明日吧。」

裴夫人道：「明日就請也好。但恐他內眷家，人生面不熟，未必肯來。」

裴鬆道：「若若是要她來，待孩兒去見賀夫人，托賀夫人轉請，她便推辭不得了。」

裴夫人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

到了次日，裴鬆果寫了三副請帖。一帖請賀夫人，兩副請宋家母女。寫完了，叫家人拿著，先走到館中來，稟知宋先生道：「師母與師妹遠來，尚未伸敬，家慈時時不安。久仰師母大家懿範，與師妹閨閣淑風，渴思一面。今持治一觴，欲求賜教，萬望慨臨，則感激不盡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家荊與小女，流居於此，自當趨侍令堂夫人，以為依傍。但愧箕箒貧身，不敢擅登華閭，故逡巡止耳，怎麼反辱寵招，似乎過於優禮，恐亦不便來領。賢契可為我辭謝令堂夫人吧。」

裴鬆道：「家母蓄誠已久，定求垂顧。稟過尊師，容門生自去托賀夫人，轉懇師母吧。」說罷，遂一徑走到賀知府家來。請見了賀知府，將三副請帖呈上，復將要求伯母夫人，轉請宋師母並師妹之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賀知府聽了，也自歡喜道：「請去會一會也好。尊帖留下，賢姪請回。至期她若推辭，我同著內人邀她同來就是了。」裴鬆聽了大喜，因回家與母親說知，備酒伺候。

到了正日，著家人領了丫鬟去請。果然虧了裴夫人再三攛掇，皮氏方才領著女兒宋蘿同來。這邊裴夫人領著女兒裴芝重迎到外廳之後穿堂內下了轎，方迎請到內廳。先是裴夫人與宋師母、賀大人、宋蘿相見過了，然後裴小姐也一一拜見。見畢安坐，宋師母與賀夫人上坐，裴夫人下陪，宋蘿在左，裴芝在右。丫鬟送上茶來，五人同吃。裴小姐早偷看，將宋蘿一看，只見她生得：

窈窕蛾眉別自嬌，全無半點百花妖。

始知美到河洲上，禮自夔生樂自韶。

宋蘿也自偷眼將裴小姐一看，只見她生得：

髻發垂垂潑墨雲，眼橫眉蹙盡奇文。

慢言人美全輸卻，便是天仙也減分。

二人各看了，暗瞎掠異。須臾茶罷，裴夫人與宋師母寒溫了一番，然後深謝賀夫人與賀知府照顧之情。然後贊及宋蘿之美，又細問其年，並朝夕所為。宋蘿俱不謙不任，一一對答。裴夫人方知她讀書識字，並與女兒一般，甚是愛重。兩個女兒，彼此相看，俱各歡喜。

須臾，上席飲酒。飲到席中，裴夫人因對宋師母說道：「原來令愛端莊正靜，如此多才，真不愧古之淑女。」

宋師母道：「小家女子，又無保傅，曉得些什麼，無非自持聰明，強作解事。怎如令愛小姐，大家風範，品立河洲之上，才居班謝之前，方是玉堂金馬之配。」

賀夫人因歎說道：「二位不消謙讓。黃金白璧，原不相上下。這一對媒人，須要我做。」說得大家笑了。須臾酒罷，宋師母就起身辭謝。兩小女才美相對，各要逞露一番。爭奈匆匆吃酒，不及細細談心。到起身時，甚是依依不捨。賀夫人見了，說道：「妳二人不須如此眷戀。今日既已會過，便是遇家姊妹，時常可以往來。」宋菟友與裴紫仙方笑了一笑，一語不發。隨母見了，

別去。正是：

見月方知色，聞花始覺香。

不因雙美聚，誰嫁兩王昌。

裴夫人送了客去，回到房中，因與紫仙小姐說道：「宋家蘿姑未見時，我只道是平常之女。今日相見，誰知竟是一個美貌女子。但宋師母談她知書識字，不知真假，若果文墨兼通，便不易得。我欲乘宋先生下榻之便，央賀夫人為媒，求為鬆兒之婦，倒也是一件美事。我兒妳道何如？」

紫仙小姐道：「若論蘿姑姿容舉止，縱一字不識，也是閨中之美，何況眉目之間，言談之際，大有文情，決非虛假。母親求與哥哥為配，甚是有理，萬不可錯過。」裴夫人聽了，遂留心不題。

卻說宋家母女回來，深贊裴小姐之美。卻因所處相懸，不敢想到婚姻之事。轉是賀夫人，看見二女才貌不相上下，動了撮合之念。因與賀如府說道：「我想裴給事是托孤於你的，我兄弟自是山東挈家特來投你。兩家之事，俱是你一人之事。完得一件，也是一件。今幸兩子讀書之事，得我兄弟教之，可謂完矣。但兩女婚姻之事，我今見其各各長成，也該與他料理，不知老爺曾為之料理否？」

賀知府道：「我怎麼不料理？」

賀夫人道：「你既料理，卻是怎樣料理？」

賀知府道：「裴公子少年英俊，又肯潛心誦讀，今又得你兄弟教他，前口送文字來我看，令人改觀，自是科甲之才。一向留心為他在仕宦人家擇婦。擇來擇去，若非珠翠，便是錦繡，並無一夭桃面目。前見姪女，雖處荆布，饒有金屋之風，抱麗質絕無妖冶之態，誠好迷中之女子也。若配裴郎，自是天生一對。但門楣今尚未齊，不知裴夫人意下何如，我故未曾啟口。至於裴小姐，我尚未見，不知是何人物。妳今會過，可為我一言。」

賀夫人道：「今日裴夫人見了姪女，贊了又贊，十分愛慕。你這主意者向她一言，定歡然首肯。若問裴小姐人物，我見她雖居金屋，而有荆布之風，毫無妖冶之態，而愈顯天生之麗質，實閨中之淑女也。你若為她選婿，就是玉堂金馬，若非年少佳兒，萬萬不可誤她。」

賀知府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裴小姐，又是一個才美女子。這等說來，竟與姪女相彷彿了。」

賀夫人道：「桃紅李白，雖各自芳菲，然播弄春光，實不相上下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若是這等，一發妙了。你姪兒宋彩，雖說是個貧儒之子，又受了許多艱苦，一時憔悴有之，然我細細看來，天聰自在，性學未沉。若飽食暖衣，苦讀三年，自是龍虎榜中大器。裴小姐若留心選婿，捨此無人。但恐裴夫人不能具眼，未必肯從。」

賀夫人道：「老爺所慮固是，但我見裴夫人事事皆深信於你。你若去說，未必不從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從不從，我盡我心，也不妨一說。」

夫妻算計定了，過不多時，賀知府無事，因親到館中，來看宋古玉，並看兩個學生的舉業何如。見他兩個做的文字，一日好似一日，便滿心歡喜。裴夫人見賀知府到館，忙具便酌，留他與朱古玉小飲，飲了半晌，賀知府辭出，遂同裴鬆到正廳上來，要請見裴夫人說話。

裴夫人忙著人請入內廳，出來相見。賀知府因說道：「我自受了令先給事年誼之托，凡事無不經心。奈心長才短，一時料理不開。令郎讀書之事，前恨誤薦匪人，誤了年餘功課，今幸妻弟補過。細覽令郎學業文字，真有一日千里之功。風雲一便，定當飛去，似可無負矣。但婚姻之事，尚未言及，不識老年嫂胸中曾有主意之人否？」

裴夫人道：「小兒頑劣，得師造就，感激不能悉言。至於婚姻，一向並無苻菜之求。直至前日蒙宋師母垂顧，得見掌珠蘿姑，再三覽其珠玉之輝光，方知窈窕淑女，果有其人。正欲挽大人襁褓秣馬之求，不意大人早淳諄問及，高義在古人之上矣。」

賀知府聽了，不勝大喜道：「我學生此來，正為令郎與內姪女才貌恰是好逑，但慮門楣微有高下，故不敢信口唐突，但微寓意耳。不意老年嫂明眼卓識，早先得之，何快如之。但此婚姻，乃令郎之一事，尚有令愛婚姻，也須早定。前荆婦取擾時，得見令愛，盛稱其幽閑貞靜，才美不凡，品格還在內姪女之上。老年嫂有此金屋之孟光，豈可不覓一玉堂之梁鴻求配？」

裴夫人道：「豈不願覓？但恨女流，知識不遠，還求大人垂青做主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我學生既受令先給事年誼之托，敢不做主。但擇婿一事，要得其人，不在門第。要看終身，莫認眼前。雖有其人，恐世情不識。今見老年嫂明眼高識，迴出尋常，只得要直說了。」

裴夫人道：「大人明同日月，言若著龜，敢不拱聽，萬望見教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不是別人，也就是宋先生之子宋彩。他今雖一童子，然學通孔孟，筆帶風雲，異日功名不在令郎之下。老年嫂若能刮目，實一佳婿。倘捨此而別覓膏粱，則吾不知其可也。」

裴夫人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小兒屢屢稱贊宋玉風質性既高，才情又美，自慚不及。今大人恰又津津稱譽，定是不凡。況先給事見背，門楣已非昔日。只望婿賢，何敢更爭貧富。可否，悉聽大人做主。」

賀知府聽了。大喜道：「既蒙老年嫂慨然，斷不誤老年嫂之托。」說罷，即辭了回去。隨請了宋古玉來家，將兩家婚姻之事，俱細說了一遍。

宋古玉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裴夫人怎有如此高義，莫非一時聽了老姊丈慫恿之言？只恐後來有變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慫恿弟固有之，然裴夫人原有成竹於胸中，非盡緣弟之慫恿也。」

朱古玉道：「此乃至美之事。裴夫人既肯下援，難道小弟轉不思仰俯？但為人也須量力，不可貪一時之榮，貽終身之害。小女嫁去，貧而忽富，易於相安，猶之可也。至於他家小姐，生身金屋，一旦蓬茅，自有許多不妙。老姊丈還須斟酌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老舅所慮，皆世情之事，所說皆眼前之言。小弟受裴年兄之托，豈敢以世情之慮，眼前之言相報。老舅不可因一番挫折，自待小了。且莫說功名，吾舅所自有，即內姪年少英俊，亦非池中之物。即今日此議，雖為玉風得妻，實亦為裴夫人得婿也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老姊丈述觀高論，固足快心，然未免終屬虛想。些須才學，不知可能有用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高才薄學，若不有用，則朝廷衡文，設他何用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多少高才，被人遺落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尊舅不可不察其實。徒恃虛名，為人稱屈。被人遺落者，不是瑜不掩瑕，使是巧難藏拙。若精金美玉，字字珠璣，哪有不為主司刮目者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肅然道：「謝老姊丈之教了。既如此說，凡事老姊丈竟主張行之可也。但有一事可慮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何事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裴夫人倘然允了，她富貴人家，若要行聘，卻將何物行去？」

賀知府笑道：「聘物令郎自有，不須尊舅費心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駭然道：「他有何物，可以為聘？」

賀知府道：「到聘日自知，此時不必問。」說罷，宋古玉別去，依舊到館不題。正是：

論事原何迥不同，蓋橫高識在胸中。

不然漠漠茫茫路，安得先將鳳配龍！

賀知府將兩家婚姻之事，俱討了消息在胸中，然後復自想道：「兩家婚姻之事，其權在我，關係不小，也須謹慎。裴宋兩子，其才已見，我所知也。至於裴小姐與內姪女之才，只知大概，並未細察。雖女子無才，亦不為短，然畢竟有才，更覺出類，莫若同接來一會，借便考她一考，便知端的。」

因入內與夫人細細商量，要請裴夫人來一會。夫人大喜道：「此舉最為有理，也顯得慎重其事。」因打點擇吉日，下帖子，來請裴夫人及公子、小姐不題。

卻說裴夫人，因賀知府立此婚姻二議，宋蘿她已愛慕，歡然無疑；至於宋彩，一個少年貧子，不知才貌何如，恐誤了女兒，便朝夕留心，試探兒子。

裴鬆道：「孩兒也不知人品如何，方是至妙。但以孩兒相較，自是遜他一籌。他既不以孩兒為不肖，肯賦桃夭，母親又何消慮他不是麟之趾耶？」

裴夫人听了，方以為然，放下心腸，聽賀知府作為。過不多幾日，忽見賀知府一副請帖，請她公子；賀夫人兩副請帖，請裴夫人與小姐，過去一會。裴夫人知是議親，不敢推辭，因答應了都來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女才不減郎才，郎貌何殊女貌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